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中庸

中庸全旨　朱子云中庸當作六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二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

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第一章第一節天命之謂性　私箋云注兼人物然只以人為主與誠者自成皆不必兼物按誠者自成可不兼物蓋成物之物亦人也此處不兼物說則末節注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句無根矣

率性之謂道　朱子云此率字不是用力字按未有不離道工夫只是言道之本然故章句亦云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脩道之謂教　注中所當行三字承第二句所固有承第一句脩之則於道無復乖戾於性亦無復昏蔽錯雜矣雙承上文即涵下致中致和根脉

注天以陰陽五行至所謂性也　陰陽五行是氣健順五常是理

第二節　安溪先生云上節是在性上做功夫而本文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字接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

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頂性之徳而具于心一句言無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是性而性體無時不存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自大全小注以來解説多錯遂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皆成剩語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不可者人不可離道也不然只是離不脫耳楊氏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講不可離不幾似異學所云作用是性乎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　須看注中存天理之本然句非寂守也欲使具于心者清明昭著不至于昬則天命之本體常存有以為酬酢萬變之本爾故或問亦云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不當疑其說成睹乎其所不睹聞乎其所不聞也此節或問之語實與太極圖解中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二節相為表裏　或問云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按此二句則該貫覩聞而言之矣曰周防則

是該乎動靜而愼獨則尤過乎人欲之初萌也愼獨固方動之時而遂以戒愼恐懼二句爲主靜則愚所不解也　圖說曰主靜立人極非偏於靜也靜中涵得動之理及動而止其所這靜的道又常在故定性書又云靜亦定動亦定　注無物不有按言無不有是性也

第三節　其所以一念之萌而知之若是其審者亦由平日養之已熟　愼獨是義以方外事貴於博學問辨可見致和中自有知底工夫集義少不得精義一段事

也不然大學首一章推本於致知格物為大學始教何緣中庸開卷第一章不及致知一段工夫　注不曰幽獨之中而曰人所不知已獨知之者以應物之處言也

第四節　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性皆善而情易流也

末節　前是下學此是上達　致字只是涵養純熟使無一息間斷之意工夫固不外上二節也注中兩無少二字極重　注戒懼二字指睹聞至静之中指不睹聞

謹獨二字指隱微應物之處指見顯四句皆上二節事不得誤看至于二字作致字注脚

總注　首明道之本原四句按道也者三句鄭氏自為一節惟章句尋求兩故字語脉截分二節總注則尚與先儒節解略同蓋亦未及脩改之故　以去夫外誘之私二句按不可分屬

第二章第二節　時中從來作圓通識變講看來宜照忌憚二字為妙静時有忌憚則戒慎恐懼而静得中之

體動時有忌憚則必慎其獨而動得中之用靜亦中動亦中此之謂隨時處中此之謂無時不中戒慎恐懼即是忌憚無戒懼工夫靜時不能合無偏無倚之中動時不能合無過不及之中故小人反中庸

第四章首節　舉氣稟之失即可見世教之衰使教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于中矣

第二節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言飲食見道在日用平常之事不著不察人預有責焉非獨世教之衰也

第六章　或問以好問二句對非知之過執兩端二句對非愚者之不及然由不明故不行知愚各有之若舜之無遺善而人無不樂告以善是無所不知又知之不過也執兩端以取中則擇之審用中於民則行之至是既知所以行而又不以為不足行也兩截皆兼知愚說為崧所引孔子語或非一時之言不容于口氣中韋綴上章字面然必意思相對使明行次第確然可尋乃盡文斷意屬脉絡相承之序　注淺近之言猶必察焉按

邇言內仍當雙頂好問好察則下隱揚句方可從言字一脉相承

第七章　不知辟是不知辟禍之理欲以知免而反入禍也

第八章　顏子天資純粹既不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所不必行若賢者之過中而以為不足知又不卑汚茍賤不能行君子所當行若不肖者之不及乎中而不求所以知此其所由得為真知而能擇能守中庸之道

以明也

第九章　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仁熟義精處

第十二章第二節　從夫婦與知與能說起正以救索隱之弊朱子自謂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可以會經文立言之意　與知與能之道皆日用常行而不可忽者正極切近下手處不可因愚不肖看

作卑淺没要緊事　與知與能蓋即良知良能凡日用倫常之事皆是不可泥居室二字至下文造端句亦蔓引詩始關睢等語　此章皆就極小處形容出道之費來語大語小四句語氣不平　大小只是一個道自語之時各有大小耳如孝一也自其小言之則冬温夏凊昏定晨省莫非道也自其大言之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又莫非道也　聖人所不知不能以龜山所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二句求之自可見　朱子亦有謂侯

氏說得亦粗一條在語類首章說戒懼條內

第三節　此節明雖細如鳶魚而道著于是也可謂費矣承上語小而起下造端夫婦之意也　說一察字正以破除隐字見得索隐於費外者非也　既以費隐發端似宜兼說到隐而不言隐者費外無隐也　安溪先生問陸稼書前輩文謂飛躍即是道是否陸云飛躍是氣其飛躍之是處乃是道先生請舉一端言之陸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道之即飛躍而在者也若自投羅網

背乎道矣先生嘗其的當　雖鳶魚也不離陰陽匹偶之理這便是道若泥飛躍着解則是以知覺運動爲性矣二條楊賔實所記　無性外之物知得遍滿逼塞有是氣即莫非是所性之理便須盡已之性由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矣故程子曰喫緊爲人

十三章　伐柯節是一人自觀忠恕節是兩人對觀道四節是三人叅觀

首節　非所當知所當行而造爲虛僞之說則不忠非

所能知所能行而強為怪異之行則不恕　注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按此承上節與知與能來

第二節　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安溪先生謂不如云即以其人之心治之使盡其人之道更明切治人者正為使之盡道而以人治人則以其有自具之性故也

第三節　善推其所為者存乎恕預養其誠者存乎忠

第四節　吾所求乎子之事我者即以此心事父下做

此　子臣弟友即是人字　所求即言也以事即行也

庸言至微也庸行至細也一脫口而不敢涉於易一措足而不敢避於難此古人敬威儀矜細行之事主敬之功存誠之學也故曰慥慥大凡小節小事乃大德大閑之本小者克盡則大者不患其不能推矣充其無易乎言之心即恕己量物之心也充其必勉於行之心即自責自脩之心也有是厚重篤實之基則推之於人倫之間以行其恕而道在是矣先儒忠恕形影之喻蓋謂

此也苟非存誠養忠之有素雖欲強恕於施受之頃而有所不能矣　慥慥即所謂忠也對高遠難行說

總注道不遠人者至皆費也　以此解上章即無汗漫之獘而君子之道皆貼率性之謂矣

十四章首節　外字即下命字

第二節　富貴四項逐層自易以及難　無入不自得照下不怨尤看幷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内盖自得者自得其性分也非但自適之謂　乙未侍先生偶言莊生齊物只是不知此章義理先

生曰莊生是將富貴作貧賤貧賤作富貴看卻漏了行乎二字即如處患難便該要動心忍性有多少事在不容恁地滾過去

第三節　正己而不求于人是就上章責己推進一層正己者自脩之極功也到能盡其性方可謂之正己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自不求于人矣

十五章首節　畢邇是小高遠是大此章是前後過文只重在兩自字

十六章　安溪云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

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物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為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

首節　鬼神是氣之精英鄭康成曰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　鬼神者神之運于氣者也故注兼性情功效言之

第二節　虁孫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

第三節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是理故於人言按此語極緊要此章仍當以人為主體物而不可遺者實理齋明盛服而不可射者實心也

末節　鬼神雖兼聚散屈伸然體物不遺則其聚也神之格思則其伸也顯字却在聚而伸處見其微也可以謂之散而屈而不可謂之無此理張子正蒙言之詳矣

其以鬼為屈以神為伸者又就二物分别字義如此耳實則鬼神皆有屈伸也　說本安溪

十七章　安溪云人必和妻子宜兄弟而後可以順父母盡人倫而後可以格鬼神此上數章相承之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有如在來格之感矣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也脩德格天理不過如是但上數章言其理而此下則實以聖人故自大舜文武周公皆盡孝弟以至於誠神動天饗先饗帝者即上

順父母格鬼神之實事也按此數章血脉無不貫通

又云仁為五常之本而孝又為仁之本然則孝是德之本脩德者必先孝是孝乃德中事然必脩德之盡乃能完孝之量而可以名孝則德又是孝中事矣二義相為首尾大德不至格天不足以言大孝然而舜德之大又豈有大于孝者乎

第四節　宜民宜人此句不可作引證落空說必能仁民愛物乃極乎孝之量也

末節　注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按受命不但為天子雖一命之士但簡在帝心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皆是

十八章第三節　斯禮也指上祀下文祭以大夫即上祀之意祭以士是陪說喪之達又以證祭之不可以不達也　三年句不即指父母先儒論之甚詳　朱子語類中則以為獨指父母

十九章第二節　注通于上下者言之按此故祖廟兼

舉諸侯以下乃與上章追王以下意相似

第三節　此節是從將祭說起　祖廟謂太祖之廟非通論七廟之制四時之祭亦於太祖之廟行禮　宗器兼先世寶器與庸器言　時食在庖人為共祭祀之好羞注引禽獻於祭為疎鬼神不貴褻味不言煎和也

第四節　此節是詳祭時之事因及助祭之人燕毛句則以類而畢舉之也　注中只說左昭右穆不說南昭北穆則兩節相承說至末節中始推而及之於大禘也

宗廟之次按次乃廟制之次　子孫亦以為序按亦字上先補羣廟之主　有事於太廟按太廟即上祖廟相維辟公卿大夫在天子之廟則内謂侯也　林次崖謂依儀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觶于其長長兄弟則舉其觶以酬賓無賓子弟舉觶于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乃是下文無筭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曩嘗論此説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經文詳故逐節區分中庸經文畧則言旅酬便統下無筭爵盖必兼賓

弟子之舉觶於其長於下文逮賤之義乃備朱子此句本之康成康成又即引特牲饋食之禮豈肯漫下賔弟子三字乎

第五節　此節是主祭之人　私箋云第二節注言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觀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可見自天子達乎大夫士皆同此二節之行事矣踐位一節即以證上諸色人各踐其位云云尤自快暢而注又專指先王則似獨此一節

單指天子言矣何以云結上文兩節乎按雖通上下而文義以武周為主故云

末節　安溪先生云人物之生固分形而異氣矣然而祖宗一本者也天地同體者也知父而不知祖者飛鳥是也知人而不知天者衆庶是也明所本而知天則乾坤父母也民物兄弟朋類也舉五倫而措之其於天下也殆亦如示掌之近而易易乎撮其大意　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故制禮樂者必極於郊社禘嘗也知其義則

萬民庶物本吾一體不可得而間則父母宗子之責自不可得而辭於治國又何有哉

二十章　因說人存政舉歸到明善誠身誠為一篇樞紐天道人道又下數章根原

第六節　知人句王守溪文用一助字極妥不可泥注中欲字必字說成尊賢為親親之本顛本末之序

第七節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而達道先言君臣者對君之辭也

第九節　困勉尚是中人此則因哀公遜謝故復示以中人以下入德之門中人以下即末節所謂愚柔也此說吾所創然新而不穩學莫先于立志知恥即立志之謂

第十節　治人句猶大學之論治國在道理上說下句猶大學之平天下在經制上說

第十一節　上文脩身脩道首言親親而及尊賢此先言尊賢者敷政之序也　注柔遠人所謂毋忘賓旅者也按此賓客非朝聘之人　此九經之序也私箋云序

不重按觀下節是逐層推開則此序字如何不重

第十二節脩身則道立　上老老而民興孝所謂道立也　注不惑謂不疑於理按理即脩身事親之理要說得細

第十三節非禮不動　九經主於立政此只莊涖動禮之事

繼絶世至厚往而薄來　繼絶舉廢當請命于天子而行之治亂持危則脩方伯連率之職哀公所當自行也

繼絶則其國尚在但使之無君而有君其事較易故先言之亂則禍在一國之中易於整頓危則或將并於強大或地當水患非治亂可比先後次第皆非漫然者四者皆使諸侯得保其舊安其常而後徐講於邦交之典也　亂則君臣相獄父子相獄幾殄厥世矣危則侵削日滋息肩無所幾亡其國矣四項又相承也

第十五節　此節正是結束上文　豫者先知其理之實而素定之即下節明善之根

末節　所謂明者即後之至誠如神所謂強者即後之
至誠無息須透入誠字方能挽歸所以行之者一來脉
總注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　讀以下
十三章當以此言思之則于考諸三王而不謬等句無
滯碍矣
二十一章　此明誠二字即從上章明善誠身來
二十二章　贊天地之化育則至命也吾之性本自化
育中來　注巨細精粗四字直從十二章語大語小發

脉注在二十七章洋洋乎二節尊德性一節　知無不明句頂上察之處無不當句頂上由之

二十三章　致曲有誠對至誠形著明對已之性盡動變化對人物之性盡　或曰變與化何别程子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

二十四章　理之先見處便是鬼神發見流行之實以實心而知其實理故曰如神此神字非如啇人夢衆君子謀於社之謂也　吕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

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即有彼此先後之别既無方所彼即此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别隔礙自然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二十五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書義淺說最清楚

首節　此節是從源頭上說下見人當立誠以盡行道之責誠者自成句雖天地萬物無所不該然不可說得泛了去須以人作主乃喝得下節誠之為貴起大全所

載俱是槩論道理若作文則當顧口氣血脉也　明道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四句中便包得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意第三節亦只須用此意一貫講去

末節　智即誠之明處　外内猶言己物　道理一有内外之殊豈能自然及物所以成不獨成惟其出於所性之固有也時措之宜正申明自然處而其用功在盡性者既得於己領一誠字便一以貫之

二十六章首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不可一息間斷君子誠之則自始至終更無間斷　舜五十而慕乃是誠於孝

第三第四節　悠遠博厚高明注云以其驗于外者言之蓋就一身發見處說所謂盛德之光輝也如其次致曲節所云形著明皆就一身言之講家多說入政治風俗上以井田學校禮樂文章塡實說殊覺語無倫次至講博厚所以載物節覺所以二字難通便云博厚即其

載物處也於文義亦欠安穩不知以下文天地對照觀之為物不貳對至誠無息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徵是一層生物對至誠之覆物載物成物是一層節次本是分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乃由不貳而發見者如此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故有生物之功天地之覆載成物乃是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驗也博厚高明悠久與載物覆物成物堯舜孔子皆然不必專以有天下為天子者說

第四節　先言悠遠而後博厚高明者至誠不息故驗於外有悠遠之象博厚配地髙明配天則宜先言髙明而後言博厚乃先博厚於髙明者盖髙以卑為基凡誠之形於外必先覺其有與物同體氣象是博厚也於博厚中又覺其超乎萬物之上是髙明也　載覆成合大小言之方與令夫天節相對此只是過化存神之意時文家用學校農桑等語與不見而章節背　須體味所以二字言其德可以載物覆物成物爾先生謂有是德則

有是業雖未見之事功而規模亦已具矣

第七節　張長史云其為物不貳天地之性一於生物也　朱子曰天地别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　程子屢云天只是以生為道

第九節　昭昭之多是小者及其以下是大者注中十二章句乃實理血脉處非假以指點文法下章大小根源亦即在此兩層合來乃見不測非及其以下乃不測也　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即是無窮廣厚之實不在生

物內此天地之所以為體也故注中云以其全體而言　邵子觀物外篇云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　郭象莊子注云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此語殊有名理何以能覆能載總此一誠故也　天地山水三層逐層吐出下節又收到天上　此節書顧麟士所論極清楚見說約中可補先儒所未備　注由其不貳不息按此句在及其二字上以致盛大四字是及其句

末節　上文極言生物之盛此節恐是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之意故下章即接云大哉聖人之道然前人未有如此道者未敢遽自信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節明至誠無息者以其盡性也盡性則全盡天理無一點氣質用事故無二無雜成性存存而不已矣　曰命曰德皆汲在裏頭說　張子所謂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二十七章第二第三節　發育峻極是道之著于物理

者禮儀威儀是道之見於人事者人事得其宜則萬物
得其理矣禮儀威儀所以經緯乎萬物者也故下文議
禮制度考文専言禮儀威儀之事　徐壇長丈講優優
大哉句云自其委曲善入而無微不至也似不可謂之
大也然其纖悉必周而取之不盡也得不謂之大哉
第五節　注凝聚也成也按聚是立大本成是四面凑
合得成即包下存心致知兩事
第六節　存心固是根本然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惟聖人本末一貫自聖人而下其致功皆是博文約禮從散殊處精察力行逐一實踐以復其性方始不是一個空殼子輔漢卿所録優優大哉下一條云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髙遠處去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皆是體用動静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于本體上有虧欠處最屬此章要義

涵泳已知敦篤已能不獨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爲德性之知能凡由學問而成者亦莫非德性之知能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學皆所以復其德性所固有已知已能即爲我德性中物矣未知未能則有藉于學問　廣大是宅心高明是立志温故是涵養敦厚是持守末節　朱子云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二十八章第二第三節　徐墰長文云議道自上必經

緯人倫無所失而後簡器用謹書契則由大及小而不失其序風行於下必法度文章莫之恃而後重禮教叙彛倫則由粗及精而乃觀其成按二節經文必非無故為此錯綜窺尋到此可入義疏疑得之師門緒論也

第二節　注文書名按書名兼形聲言之管子君臣篇云兵戈一度書同名車同軌

二十九章第三節　三王後聖以往與來對言天地鬼神以隱與顯對言下節知天知人乃舉來以該往即隱

以該顯實總結此四句　建諸天地猶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質諸鬼神猶言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若云象其屈伸往來仍舊是建諸天地矣

第五節　動而世為天下道三句當與見而民莫不敬一例動字且就動作威儀上說

三十章首節　注皆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按内外本末即下大德小德

末節　川流即是達道敦化即是大本惟仲尼能致中和故亦如天地之大也　安溪先生云小德川流已發之和也大德敦化未發之中也所謂一以貫之忠恕而已者也

三十一章　自溥博而淵泉自淵泉而時出所謂小德川流也四時萬物之並育並行也自時出而淵泉自淵泉而溥博所謂大德敦化也天之所以為天也　此章從内說向外故曰是小德之川流

首節　有臨不必專以有天下者言凡以上臨下皆臨也聲名洋溢莫不尊親堯舜孔子皆然　仁義禮智渾然全體者謂之大本下章立天下之大本是也時出而為仁為義為禮為智則所謂發而皆中節者也非川流而何　和以喜怒哀樂言而此云仁義禮智之德何也曰喜而中節則無喜也寛裕温柔而已怒而中節云云

四德之先又有聰明睿智何也曰水於五行獨兩德焉朔易之位子半之時前乎此者以藏萬物之用後乎

此者以開萬物之基以故聖賢之言智者或後之或先之中庸此章則先之而又後之德可先而可後者道成始而成終也蓋聰明睿智者開先之哲所謂神以知來也所謂火日外光能散而施也文理密察者精義之極所謂知以藏往也所謂金水内光能翕而受也以是而終始乎四德孔子所以集大成而中於百步之外也易言元亨利貞於冬獨複其文曰貞固揚子言罔直蒙酋冥於水獨重其名罔冥其理皆由此爾　生知之質是

大底智主于合藏文理密察之智是從榦上又逐枝上生出主于分別

第二節　注充積于中按充積者大德之所敦也此二章道理皆交感互發

第三節　見言行皆發也莫不敬信悅則中節而和之至也

末節　配天達天皆從前章譬如天地二節來　天大無外而天下無性外之物至聖自明而誠為能盡性以

盡人物之性故廣大如天也血氣當關合性字說

三十二章　此章從外說向内故曰是大德之敦化

首節　經綸出之時立本泉之淵知化溥博之原夫焉

有所倚中之極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五品之

人倫乃其五性自然之用也不可誤看注中功用句為

體用意說向外去若以首句為體中三句為用至誠為

大德中三句為化不惟立本知化二句更說不去兩章

分屬之旨亦無歸宿矣　注以功用言者蓋經綸字知

字皆就發用處見立本雖不可以發用言然便有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意思是亦發用也無倚者以其渾然自一誠流出不失其未發之中也肫肫三句正是未發氣象功用之本而無倚之實處

第二節　上六字是未發氣象　朱子云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覩其表但見其如淵如天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按此非特如之而已

方解得出 肫肫其仁只就至誠盡倫上見天下後世賴其分之合之非正意時文多倒說 脩道者有仁義禮知之四德而但曰其仁何也曰仁統乎四德也所謂脩道以仁是也前章既以智始終四德而此又統以仁何也曰言明誠者智為主所以目之曰至聖也言誠明者仁為主所以目之曰至誠也然至聖之道則自溥博淵泉而出矣是即至誠之淵淵浩浩者也至誠之德則以聰明聖知而知矣是即至聖之聰明睿知者也夫然

則誠明合矣中和一矣性命道教豈不同條共貫者哉

三十三章　尚絅一章自潛雖伏矣以下又自下學存養省察之事以推而極之聖人功化之盛其終乃明所性之妙出於天命而無聲臭之可言一一與首章相應首節先以為已知謹引其端總注云反求其本正首章總注中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意也陳定宇謂下文謹獨意已萌於此然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當留在下節不疚無惡中正貼獨字此節只宜虛說知謹耳

知微之顯與莫顯乎微不可滚作一事

首節　守谿文解温而理理字云良知之別白天則之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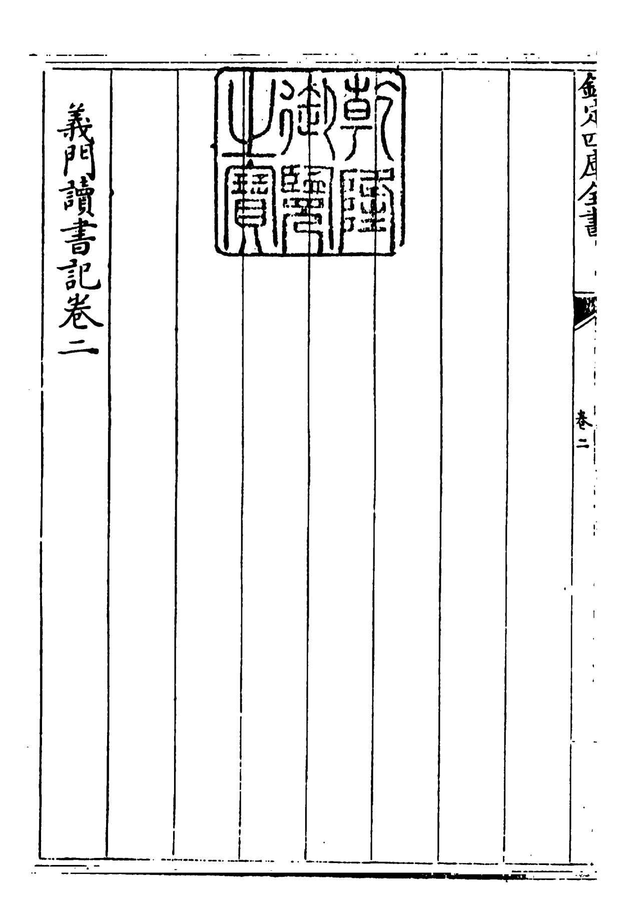
知遠之近三句　遠之近盡物性始于盡人性盡人性始于盡已性也盡性又始于致曲也風之自化動變始于形著也微之顯惟有誠則漸而形著也　逐層收向裏

注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須看兩故字惟

其有惡著之心故收斂向裏外之亦無不闇也日章之本在内章字即誠之形著處惟其誠日積于内故内之英華不可遏於外也判然離而二之則非矣

第五節　或問云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不作豈不顯也講

末節　朱子答陸子靜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説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説有



義門讀書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史廷頣

義門讀書記卷三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論語上

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首節注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按效先覺自立志始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按明善是知復初是行善者所性固有之善也復其初者復其性也性有五而仁統四者故下章言仁仁之

施以親親為大故為仁必求端於孝弟合内外皆誠然後復其性故三章戒巧令義理自絲貫繩連

時復繹思至則說也　此一段是知

學者將以行之至立時習也　此二段是行

第二節　注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按人性皆善故信從

私箋云到得說田地已是君子了按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蓋君子者成德之名成不獨成合内外之道也

第三節　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

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二字故云不慍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耳

其為人也孝弟章第二節　注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於仁否按此漢儒延篤仁孝前後之說

巧言令色章　此與下章連類記極有深意正是提撕教人加之省察切已反求從言貌細微處實下手做工夫起不是汗漫觀人之法

吾日三省吾身章　忠信所以進德也故曰得爲學之本傳習是業　人生日用要務如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往非切於身乃獨約舉三者不亦疎乎須認取省字蓋省察工夫必加意於易忽之處乃爲至精至密人生爲已謀無不盡爲已之私慝謀亦無不盡至於泛泛悠悠之人則容有不忠者矣人於父兄之前不敢不以實君上之前不敢不以實至于相狎相等之友則容有不信者矣人於苦心勞力所得未有不益求精熟者至於

見成傳授出口入耳得之甚易視之無難則容有不習者矣於此日加省察乃不惟日用要務皆反身而誠且至精至密他人易忽之處工夫無所遺矣如此看三不字正極包括周偏非疎漏也乃安溪先生看此章書之大意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而用先生之說細細洗發為人謀而不忠乎　人字對下朋友言之

道千乘之國章　何以聚人曰財故為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

後即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茍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庸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世得云以時只是重農故歸於務本而五者皆是論其所存正德間文尚如此分曉　東漢韋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据　注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按各有次第乃讀經之要法也

賢賢易色章　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竭力句當如此二句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此章次於子夏論學之後蓋能以盡倫為本則雖得之生質者多而不得謂之未學若不能居敬存誠遷善改過切已用力雖既嘗學之亦浮游而無實之功已　朱子答章壵卿云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

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合之鄭文相所錄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敬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一條此章之義乃倫纂大全者專取後一條故近日作文四柱之外僅知主忠信句當重而於首節變化氣質工夫殊少理會又豈程子所謂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之次第耶南軒曰學以重為先嚴於外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

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于是矣參觀此說則四節之輕重自明

首節　此君子或指始學之士言　不是決其後日不固也當下便如此故朱子云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學字內兼包致知　志向雖高知識雖敏亦不堅固

第三節　朱子云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

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按不待到他損我上細極

注友所以輔仁按將與講習也

第四節　注自治不勇按不是不改但不能如風雷之速

總注　游氏云云按以威重為質小學也學以成之直貫下以忠信為主存心也以勝已輔之致知也吝於改過無以入德力行也　游說將末句另提起說

禮之用章首節和為貴　言人之用禮貴於和人多認

注中推原處為正面

第二節　班固曰事舉其中禮取其和不以禮節則失中而歸於不和矣何可行之有

總注　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按中和相因未有不中而可以為和者也

信近於義章恭近於禮　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食無求飽章　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貧而無諂章第二節　朱子答張敬夫云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葢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

末節　注其所已言其所未言按兩言字與上句縈抱最緊往來二字又無禪病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兩截各開說

為政篇為政以德章　此節即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

義德字要在誠敬上說　注無為而天下歸之按無為二字貼居其所說　北極非北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總注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云云又以圓程子之說

子游問孝章　敬只在養內如曾子必請所與必曰有兩必字即是敬即是至處　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且奪下矣

子夏問孝章　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

罔極之恩可以是為報乎

吾與回言終日章　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違則不足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發發明吾道也　注坦然由之而無疑按無疑二字與不違二字相應

温故而知新章　知新當從大本大原中出不是逐節去學來底

由誨女知之乎章　能勿以所不知自欺自必求至於

知而不能已焉

知之為知之　私箋云本來真知按此隆慶戊辰後杜

撰邪說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孝慈則忠　此孝字兼慎

終追遠而言

或謂孔子曰章第二節　注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按

乃始也不要說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首節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

日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注中事字極分曉

第二節　不言唐虞夏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舊汚而即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可也又何所不可知哉　注非若後世讖緯

術數之學也按不必說到此

非其鬼而祭之章　私箋云諂與無勇乃即其事而斷之之詞非推原也

八佾篇孔子謂季氏章　私箋云廟制室外為堂堂外為庭按廟庭本馬季長注

三家者以雍徹章　小序云雍禘太祖也以問禘章注語反看則穆穆之義方見亦非天子無此容異乎尋常之僾闇愾見矣　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

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第三節　注儉戚則不及而質按質朴了便可反本孔子從先進亦此意　程子近於本之說最精

夷狄之有君章　尹說不得程子之意惟大夫僭亂皆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

巧笑倩兮章第二節　此句正解素以為絢注中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乃申上節以素絢句繼倩盼之

意也時文讀注不明并上節注中如有素地而加采色句遂云子夏言詩而夫子忽通之繪事直以繆解便其油腔耳

第三節禮後乎　須抱定上文繪事後素講出禮後來方切因論詩而知學下文可與言詩之脉亦貫注泛講道理便失語氣　中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道問學之事忠信為質則尊德性以立其大本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自曰能言則豈無徵者然亦

須得杞宋之文獻為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令二國之文獻不足則能徵者不得不有所拘限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材守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聖言因而可徵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兩漢刋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頴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思下

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為天子諸侯之所通矣韋元成等議亦引祭義乃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

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叓攷二説略為近之據國語祭公諫王謂令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即位來見耳非為新王而來顏説止及一事而韋説及兩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注先王報本二句一層非仁敬三句二層而不王不禘二句三層　真西山云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也　參觀張子西銘則治天

下不難之義自見

祭如在章　注祭神祭外神也按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王孫賈問曰章第二節　一思量到媚便是逆理便是得罪於天

周監於二代章　吾從不過詠嘆周文之盛與中庸殊別入手即提從字者非也周文之盛全由監二代來二代擡得高則郁郁句益有精神矣第二句亦不可截斷

講第三句從日用躬行上體貼方是實事亦不可槩指國家典章

子入太廟章　儀文度數聖人豈是不知其名其每事問者亦隨事討論一番使大家可以感格神明耳聖人謙退只似不知而問不露講求之迹故或人疑之耳是禮也　是字要實貼每事問敬謹之至乃注中推其意惟每事問所以為敬謹之至若說成敬謹處即禮便與或人之疑不相對

射不主皮章　貫革之射息謂軍皆入東西學耳非先王直廢武射也　古道二字空描不得復尚貫革題中所無添出不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春秋正義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又云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

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　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注請而行之按行之二字包視朔在内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按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十六年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第二節　上節注云猶供此羊則禮未廢也但弗躬弗親名存實亡耳此節注中然禮雖廢廢字乃吾不與祭

如不祭之意不可作人見為羊吾見為禮等囈語　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則但怠於臨朝不聽治此月之政及其末失則有司僅供其羊而君并不自請於廟但謂之餼羊明不親殺也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子貢欲去之注中禮廢句有兩層意

總注　楊氏云云按禀命於君親此句是頭因而視朔是尾

定公問君使臣章　大小皆禮常變皆忠　人臣不合

而去亦是眞君之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首節　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　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卷張齊賢所議中

管仲之器小哉章第二第三節　管仲本賢大夫只是學問粗不曾謹小慎微便不知不覺流入於侈僭後生敘兩節中事都是他極意要如此這便是三家了此亂

臣賊子何止器小哉　或人但駭仲之何以為小故疑而問若何者是器則始終不知亦不能問也

第三節　或人當周末文勝故疑不儉為知禮　小而又不儉故疑是拘於禮節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　此是正樂之本能備此則無殘缺失次矣以成内須透出此旨

總注　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只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言五音六律上蔡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

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皦如內方可用繹如則清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文輒入旋相為宮等語亦謬此只論音聲也

儀封人請見曰章 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於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辭以代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也

子謂韶章 揖讓征誅何妨說出題中有兩謂字本合

斷做不必順行口氣也私箋謂宜空說者非也

居上不寬章　無處觀他了不要看作餘不足觀

里仁篇　自一章至七章皆論仁惟第三章是治人之事其他皆由淺及深自治之功志仁無惡誘之使進於仁也觀過知仁雖觀人之法亦引之使不終棄於不仁也

富與貴章　此章工夫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手事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矣造次顚沛則又無處

而非仁也

第二節　惡乎二字須從君子心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以取舍明為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盖時時自問自警便是存養省察事也

末節　世得云造次二句亦如孟子殀壽不貳之意

青湖云造次難在始顛沛難在終　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總注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按此盖云其於仁如此而

又何不處不去之難與有耳通章皆言為仁不重富貴貧賤不可粘煞首節講

吾未見好仁者章首節　注此皆成德之事按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啟手足處故為成德之事本語類

第二節　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按力是氣能用是志

講章多不分明

第三節　注蓋不敢終以為易云云按程子有言聖人

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下二節反覆屬望處自說得有味

人之過也章　苟志於仁則無惡矣功夫未密過不能無然觀過可以知仁終無流於不仁者也　各於其黨謂為學未至於純則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時而為氣質所使　末句但云觀其存心之厚薄則于仁之離合可知矣便不於題面外添出不仁二字

朝聞道章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

不虚生也　知之真便信之篤行之力守之固如此則生不虚生亦死不徒死

士志於道章　學莫先於立志志於道是矣然志又要篤篤志則必力行而不肯外慕　這志字只是略知嚮慕之意與述而篇不同道字寛朱子以為有志為學便是

放於利而行章　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

不可粗看　利與害對不與義對處處擇利而蹈則害必歸人怨者四起已亦歸於蹈害矣　南軒云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也害於已者遠之如懲忿窒慾是也利於已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遠如遠佞人之遠興如興於詩之興先生云損身之過則物害亦遠益已之善則世利可興更看得圓足持此以觀亦可以得遠怨之道矣　不必為害人之事但處處要占便宜則人自有受其害者髙蘓生文體貼

注中欲字必字最好　注欲利於己二句只是不恕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章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患無位章　知須在位之先何以反說在下二句盖此是反己自修之事愈鞭辟向裏故第二層收緊一步說

參乎章　曾子一日三省其為學主於誠身誠者聖人之本也故下學之功既至而上達者已不外此一聞夫子呼而告之即反求以得衆理所自來矣然當夫子之

卒其年才二十有九後此尚有完養吾一以幾於熟而化者觀其戰戰兢兢之言正中庸戒慎恐懼孟子存心養性實功蓋死而後已焉令人徒見此章已得其傳而不知其求進於聖人天道之極者方未止也　注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按曾子只知逐事皆要實心做出夫子便與直捷總說萬事皆從此出

第二節　注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按竭盡無餘當照真積力久說謂即這箇忠恕做到到家處便是　如心為

恕按推己者人道如心者天道

總注　忠者天道道當作理以程子遺書改正安溪先生云天道不如天理之確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云云

按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己下工夫故渙然便得其本耳後人看做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肯云爾也

父母在章　第三句但言游而不言遠恐傷父母之心也只離膝下便是遠何必他邦異域　注去親遠數句都在人子心上講出不字　亦恐親之念我不忘倒補在上極有意親之念子固情理所必然為子者必當先意承志若待其若此而後輟行則不可以為子矣

父母之年章　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本朱子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之不出安得有躬之不逮恥字原是虛景比唯恐有闕更活只可於也字推原指點寓

湛刻於活潑之中一著實講相去萬里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儉約意亦當帶說欲敗度之與縱敗禮其失維均故注中非止二字亦自斟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此章言行各開說非相顧之謂尹氏所謂君子之志乃欲字根本也　不可說似恥其言而過其行　胡氏說甚精

德不孤必有隣章　泛論事之理德字只作好事看

事君數章　朱子謂子游之言以儆學者於幾微之際

須說得細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注是以求榮而反辱二句按求榮求親謂使君與友過而能改則臣主俱榮且可取善輔仁之意但不學無術便反致疏辱不可說得汙下如凌茗柯朋友數二句文也

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章首節　可妻也三字畫斷下特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為可妻若以下二句為可妻之實則雖觀過可以知仁然非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第二節　南容是世卿之家故云不廢

子謂子賤章　朱子云此君子亦是大槩說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如子行三軍則誰與是子路欲自質其學問不必牽連夫子獨許顔淵來也

賜也何如章　亭林云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殷曰瑚也此仍古注之誤　盛黍稷之器則雖未至於成德而亦有馨香之德足以感神明也須蕉

發此意不可但說三代法物王之所以美者亦以其德也　注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按此句與上以君子許子賤照應

或曰雍也章第二節　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之即同為佞者亦憎之所謂口戕口也故曰屢　全體不息之謂仁心德畧有一毫欠缺便未全即全矣而此心畧有一息間斷便非不息故曰不知其仁

子使漆雕開仕章　朱子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按自

保得過四字㝡妙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如被虎傷者談虎而色變豈非自保得過之謂夫子所謂求為可知也可字亦在自保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是自保得過到此方可謂能信　信字不獨在知上說盖明德工夫已該格致誠正也　朱子曰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按參也以魯得之點也能見大意而不能實實下手做工夫故一貫之傳不傳其父而傳其子顏淵深潛純粹心解

力行無到可惜早夭而未達一間漆雕開能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不以小成自安故為篤志然未能見得透徹故一貫之傳到底未得亞於顏子者其子路乎天資髙朗毫無渣滓若達却為國以禮道理便是堯舜氣象乃粗處未能克去卒以行行死故夫子於其死亦曰天棄予聖門髙第弟子在此五人而優劣判焉故吾道獨歸曾氏

注此聖人所不能知二句　帷他人所不及知故開曰

吾　其材可以仕聖人元非誤使

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只在一喜字上便覺意思過當了

女與回也孰愈章第二節賜也何敢望回　望字便見得大相懸絶已含下知十知二

吾未見剛者章　邵子曰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在内者也若掩襲於外未有不臨事忽然喪之也以孟子集義所生節求之自見　觀物篇補注曰内剛則

無慾此語甚好　夫子忽然發嘆正是激人立志注中有志無志二句極當翫味　程子云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此言與悻悻自好正相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程子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安溪先生謂此説比注優盖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即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

強　總注無者自然而然按曰欲無何嘗不是禁止之
辭
子路有聞章　徒聞而不行則為口耳之學而無以實
有諸己矣子路勇於必行所以為升堂之選歟
子謂子産章　或問云四者亦有相因之序按此說可
資科舉之學
令尹子文章　子張稱子文在三字必字上稱文子在
又字上人能勉於暫而不能勉於久故疑其仁也　未

知焉得仁與不知其仁也異直言他何處得箇仁來也

第二節　十乘是世守食邑所出不可看得輕小所之之邦皆有高仕重禄足以係縻不難富於其舊而文子志在潔身去亂不俟終日泊然無所動於中方與下仁字清字有關涉

總注　文子之仕齊云云按只當責其不數歲而復反正君討賊非其任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注引使晉之事只以證三思

非舉此以議其失

甯武子章　武子之愚只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并不知有成敗利鈍始終奉君以周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其後晉怒卒解成公卒歸其初實未計及向使不幸為士榮鍼莊之續成公不免於酖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畧無梗避者故曰其愚不可及若但以濟君於難立論則曹之僕𤢖得而及之矣

子在陳曰章　惟狂故簡或云其一種高曠絶俗之致

便是成章處非也勇成箇勇藝成箇藝不是高曠絕俗

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按有私意便不能不念舊惡惟都是義理則可惡在彼吾無與焉惡既舊則吾惡之之念亦與之俱化矣　清者之量乃是聖人表幽闡微處與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章說和者之介正同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伊川數條至矣盡矣而李守約所錄朱子語云二子之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

憾言之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修為者也合之其家處譏所錄一條以看程子所謂未免於有意如天地之化工者覺意味親切

第二節　尤重在敝之二字上横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為句　白虎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為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子瞻戲周正儒墜馬

詩有故人共敝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鹿裘共敝同為客　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令人往往粗看子路先儒講為國以禮云若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可見子路胸次開朗毫無渣滓故曰亞於顏子者子路也

第四節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方能因物付物不可只有下半截上面大德敦化下面小德川流也總注中如

天地三字畧一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節是其

義疏

總注　然未免出於有意也按小大在此分　二子用

力者也夫子自然者也

十室之邑章　忠信二字口氣中要說得活相只如天

資篤實不汨於習染流於浮偽可以為向道入德之基

注中如聖人三字不可太執着

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章第二節　簡字只就不煩說

第三節 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畧居簡是簡靜

末節 因上有不亦可乎之辨故注曰未喻

總注 程子云云按東陽許氏曰有主以理言無物以欲言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怒未便是已不遷處見他克己過則是已不貳處由他克已

總注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至便更不萌作按不貳過韓子說自好程子所謂微有差失者與韓意同看

來朱子力闢不貳之言行之說與易不遠復意思稍濶遠令須兼兩家之意謂非但言行之過不貳即一意始萌亦不貳之於言行如此則顔子初時下手後來成就地位皆能包括矣

子華使於齊章首節　私箋云與釜與庾便是義所當與義所當益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而夫子姑示其意則為徇人矣按義者宜也情之所可通則亦不失其義也五秉則過情過情非義也使受之者不安

第三節　以九百為多故辭非不受祿也

第四節　注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按有餘對九百以周貧乏應周急

總注　聖人寛容不欲直拒人按二句得聖人氣象

思辭其多按辭多故有鄰里鄉黨一語當體會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按結以用財之語可見通章眼目止論當與不當與

伯牛有疾章　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

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為無也釋文闕　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史記載孔子答子貢貧富之問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樂道之說自是穩當　注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云云按所樂者豈有外於是哉

子游為武城宰章　總注愚謂云云按苟字邪字貼由徑賤字媚字貼非公事至朱子無一閒字如此

孟之反不伐章　策馬句注中鞭字當活看抽矢於朔則猶殿後之倫策馬者急欲自掩耳

誰能出不由戶章　或問何莫之云猶云何莫學夫詩耳

質勝文則野章　鶴灘看質字只是質樸之意方妥須發得七分是質三分是文之意分明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彬彬也觀注復存楊氏之說於圈外可以得朱子之意矣

樊遲問知章敬鬼神而遠之　卜筮稽疑亦質鬼神事

程朱語錄非一條不可專指祀典就祀典論若臚列國

家大事不切學者日用於樊遲何與耶

先難而後獲二句　先難者克已也程子亦統言其無

私之意若以克已實疏所難則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遽躐等而希顏子之乾道哉例以先事後得只當就處

心積慮上發明仁者循天理之自然無計功謀利之私

意　就凡事泛說　注民亦人也按此恐人誤以此為

有位之事耳

知者樂水章　此章須看六箇者字

齊一變章　此章只指國俗說向謂變齊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尚㴱於情事也

仁者雖告之曰章　注而憂為仁之陷害按陷元板作蹈字極善

君子博學於文章　此章不過入門之規模顏子則由於規模而直至於成德者也雖不是兩箇然淺深大小

則懸絶即如博學於文有身通六藝之文多學而識之文聞一知十之文　約漢人讀曰要

如有博施於民章　分三段看

述而篇德之不修章　第一句是涵養第二句是致知第三第四句是力行但分遷善改過所以聖人說有四項新安一條畧得大意

志於道章首節　注而心必之焉按之字内包用力不是空空志

第三節　注則存養之熟按游藝亦是熟之事末句當幫貼在依仁中說内既常存外亦無所放也

末節　藝從小時已學到此只是涵養

子謂顔淵曰章二節　注自負其勇按此句說得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証更求進步耳

第三節　安溪先生云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邵子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只以斷字

下注脚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也章　總注楊氏在天之說盖以命言不如古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獨以義言為當疏引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之職士字亦有下落伊川和靖以義言為勝不知何以却取楊氏也　義命二者本相為表裏孔子亦曰有命賤職雖士字較有下落然亦是國家所設之官與從吾好語氣亦不合

此聖人舉下之言從所好句尚未須論到極精微處

子在齊聞韶章　不圖一嘆全從學之三月內生來

私箋云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

也按盡善盡美便是至字下面更著不得不意一轉矣

安溪先生云只將注語畧一挪動云不意古今為樂

者至於如韶之美方合題面亦不似夫子平日全然不

知舜者并無罅漏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第二節　怨乎句只問他當

下可有感憤矯激為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或問中甚明　陳文子注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強終有悔心此則謂其賢知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怨悔者則不可以古律今也　注夷齊扣馬而諫按扣馬牽馬也　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按不可誤看此二句此段并不為衛君一直說下故也

飯疏食飲水章　樂字當貼知命不憂之意說聖人盡性至命者也義命是對待字方與下截相關

加我數年章　不可以易而學意不重易道固無窮無過亦不易言也到不踰矩方是無過　看繫辭中獨許顔子之不遠復以為庶幾便知學易須膠粘無過說來上二句不可落空　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貼合注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

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子所雅言章　謂之曰雅言則自言教人及辨析經意皆是　不可只指教人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第二節　注未得則發憤而忘食按未得之上補出立志來二字方有著落

子以四教章　世得云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施教次第方全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程子云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觀此及注意則下三句乃為未知其道而欲求知者言之特愈於不知而作故曰次此節分兩層看實知其理四字即指上二句夫子身上事説　生知之人有不待於聞見小知者衆人而欲效之則為妄作矣須補此意末句次字方有下落

仁遠乎哉章　乎哉是喚醒非反詰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末節　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二句按若作一節題須即粘在巫馬期以告上翻落使首句都有情文勢亦緊死著皆活矣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竊計又難自言豈不知娶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辨然又碍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乃比時文得一先著

子與人歌而善章　必使反上蒙引補自停其歌四字

細甚　注聖人氣象從容四句皆包兩層說世謂上二句是聖人盛德之至下二句是動容周旋中禮世得則欲以誠意懇至句為主而以從容包謙遜意審密包不掩人善意

奢則不遜章　失中意不必做不遜則無中之可論矣此節只要痛講奢之害大不可贅加儉之害小一層

君子坦蕩蕩章　循理則為其所當為非有為而為無往而不得其自然何所不寛平舒泰乎故范楊之言居

侯上蔡之言不憂不懼朱子以為不出程子規模之内而往往偏於一事也南軒之言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大略與范楊同纂修大全者復取而附益之坐無識耳

泰伯篇泰伯章　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歴有奪嫡干統之咎雖能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上定之若與文王之至德作一箇局勢看則尚濶於事情也後人拘泥天下二字偏主讓商往往至說不去　漢

書地理志云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岐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便自明白不須紛紛謂讓商天下　或問中只指讓國於父子兄弟之間泯然無迹說天下乃後日推本而言　南軒解天下二字巧而不穏辨疑中取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第三節　許魯齋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聖人於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顔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於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為政之本遠暴慢主敬是大本近信則有其質遠鄙倍則有其文循物無違謂信顔色取接物故曰近信

以能問於不能章　不校是容而消之　說吾友嘗從事便是欲追踪顏子不徒泛叙往事　非徒希顏正欲如顏子之希聖耳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初看才志卓然已是君子及後來益復堅定完固大小處無一點滲漏則其為君子更無可疑矣方是下章一轂字層次洗發則設為問答口氣亦到

興於詩章首節　立志致知之助

第二節　居敬力行之助

第三節　盡性至命之助　胡雲峯曰興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民可使由之章　當時之人疑先王之以私意愚其民但使之率由其政教而不告以深者故特言此以曉之蓋有為而發也　安溪先生謂此章當以朱子或問中所發明智者過之賢者過之等意參看乃可以明不可

使知之意乃深於使之知者也若泛講深微難知使不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驕吝亦緣不能盡其才若聖人為不厭誨不倦政與此二病相反之極　驕吝則無補於世而才為天地間之棄餘有累於已而才為身心之贅餘餘字要洗發

篤信好學章第二節　危邦二句去就天下二句出處注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按中庸所謂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惟其慎於始故能保其終

第三節　上言天下則是無邦也曰隱則是避世也比之不入不居尚有所擇者更過之矣然亦有身雖將隱而託迹是邦勢亦未能即去如柳下惠三黜之後而居魯孔子當靈公出公之時未反魯而居衛是也則惟有不居其位則進退自如足以歸潔其身矣大抵兩有道句皆是陪說聖賢言語周備　此章發端即說到守死自是為身際季世者立之準繩權衡而子路死於衛不

為聖人所予者於好學善道蓋猶未也不淤食孔悝之禄死孔悝之難亦何過之有　私箋云此只發明上節見隱意按若只明上節不變文曰邦矣

狂而不直章　而字是就一人身上流蕩到不好處去了方與古疾今亡有別

學如不及章　無兩層亦無兩候只是汲汲用功之中常常如此提醒注中一警字最有味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章　此節要照卒

章楊氏之說兩路俱到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只有性可與天凖則天者盡性之極也　獨稱堯之為大蓋兼聖德與歷數言之邵伯温述康節之意所為極治之盛莫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惟天為大體味注中故字亦如字自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大全誤載饒氏語折以朱子手定之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為得之精義載范太史云孔子賛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運

於上無為而物成堯亦如之矣尹和靖云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尹氏說今採入集註試參之中庸無為而成上二節同體同用之說必兼神化言之方合朱子本意注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德之廣遠自并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節特又從不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疑下節非仍廣遠無能名之事也　一篇堯典皆其君德之大也自以親九族而下譬之四時行百物

生此則為可見者耳德字貼為君上說則兼體用非僅
得於已之謂也豈可將德業看成兩截乎下節人因注
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
語遂誤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則失朱子
言堯之德不可以名其可見者此耳句本意矣巍乎煥
乎經文同是賛嘆不盡之詞明道先生云文章成功有
成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即是聖也
從此體味則成功文章仍為無能名何疑

總注　所可名者按此名字仍當作見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第三節　唐虞之際二句若云本為周而援及唐虞則上文何以並舉立案解注者必以經文為本也觀大全中所採陳定宇語云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絕無敧檣側柁之說必須如此平放然後徐徐找出

惟字乃字口氣為下文二句汲足難字轉捩地始八面俱到自嘗引於此節之首冠以孔子之言蓋主周言嘉靖初存疑繼出又謂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為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着一句則尤以文害辭安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之果如次崖輩之云否也

只就上文所記相較亦何必以周倒入而注中先從

周室人才之多起義者為才難直貫下文二句也後人乃謂唐虞為賔周為主二句轉為周之盛而發則不善讀注而非夫子上下古今之意矣　注才者德之用也按難字從德之用看出與知能技藝之才不同　注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按夏雖禪授而所存者僅前代之餘才商非繼治而篤生者惟伊朱之二佐不能及不可一様說

末節　私箋云三分有二只是以人心計之大概三分

人心已有二歸文王矣按紂都在豫州之地如奄國之屬皆在東方則云青兖豫近之只說人心則以守無着落

禹吾無間然矣章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此溝洫二字即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為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對照尤密　注備旱潦者也按旱無可為者備澇而已朱

子生長東南未知北地不可槩用翻水車也　或豊或儉世得欲以無小無大易之較為隱括　各適其宜各字是各自無間不用看煞而字合說

總注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按不與在心上說是無間之根

子罕篇達巷黨人章　無所成名言其大而不可以一事名也注中惜字當渾之私箋難名之說是末節注中譽字與此惜字自相矛盾

麻冕章首節　純變了禮　儉是由煩難而趨簡約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第二節　固天縱之四字須一頓聖是夫子所不居然殆是矣方得答問口氣　安溪先生謂講聖字斷以中正仁義方與多能界際分明按此四字在性分上說令人用聰明睿知等語便是中庸小德川流之事攙過多能界分矣

吾有知乎哉章　吾有知乎哉五字即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說本朱子　程子曰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

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鄙夫固空空然義理本其所自具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鳳鳥不至章　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為言

總注　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已

顏淵喟然嘆曰章首節　或問此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　世得云無窮盡在知一邊說無方體在行一邊說

第二節　語類循循善誘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第博文亦自有次第約禮中亦自有次第有箇淺深次第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可從而審其歸之理

第三節　顔曾資禀不齊成功一也卓爾當以一貫參觀　注所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按顔子亦向下學處精察力行到後方卓然見得夫子動容周旋莫非天理流行只是這大本中出耳　從之便是達天德事

注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按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總注　而歸功於聖人也按或問曰歸功一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但叙其所學之本末而嘆其未能遽至於聖人耳

吾自衛反魯章　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云云固當即指得所為正樂事也　只主區分雅頌方使題中各字有着落不可以

南與風混攪侈其煩富　得所兼篇章及用之燕饗祭祀言之

子在川上曰章　注無一息之停不已也道體之本然全體也莫如川流一事也時時省察慎獨也無毫髮之間斷純亦不已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此章不必依史記講

語之而不惰者章　不惰只在力行上見顔子比子路尤行得盡

苗而不秀者章　為自恃苗無不秀秀無不實者警後生可畏章　上二句勉之下二句警之

法語之言章　繹須說到悔悟上

三軍可奪帥也章　以帥將兵其勇在他人以志帥氣其持守在自已奪不但外來境遇凡一身中嗜欲皆是

匹夫非常人對上三軍看猶云一人也志泛說

衣敝緼袍章第二節　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

子路進步境界

第三節　子路心中但能無累未曾有主求進於道者存心養性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何有於不恥哉

歲寒章　須將范氏說翻轉看君子之在治世或與常人無異唯至歲寒而其節益貞耳不重在旁觀者說歲寒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

知者不惑章　程子謂仁者不憂三句是德之序此是

學之序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不蔽於欲則自反而縮

可與共學章　為學必始於致知致知必在於精義權字義理在共學時便已見得大意只是必待涵養踐履到義精仁熟地位然後時措皆宜惟變所適耳若說可與立時尚不識輕重恐聖賢無此學問也楊氏所謂信道篤是誠身事權則誠能動物推之而通感之而化矣已亥夏以可與立二句題課徒漫紀於此惜乎師友凋

謝無從質正也　注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按正蒙樂器篇權過中而合義者也

鄉黨篇孔子於鄉黨章首節　此節兼言貌之不同恂恂者信實之貌朱子謂亦有上蔡所解温恭之意乃通指與鄉黨之人周旋容貌似不能言是於貌中兼及其言下唯謹爾是於言中兼及其貌

入公門章首節　公門是最外庫門

第二節　禮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左

扉立於其中一本作闑門左扉　入自左扉出自右扉皆由闑右而不敢當中也　注禮士大夫出入君門按士大夫當作大夫士此曲禮之文也

第三節　位在庫門之內外朝也　內朝是治朝非路寢之燕朝　此外朝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

第四節　堂在雉門之內堂高七尺階有七等　堂是治朝鄭氏玉藻注所謂路寢門外之正朝　注兩手摳

衣按衣謂裳　近至尊按此則已至堂上也　氣容肅也按言氣包色在内

第五節　路寢是燕朝在路門之内　臣常朝而出君乃退適路寢聽政　復位中庭之位　注舒氣解顏按舒氣二字帶上屏氣來

執圭章首節　李云聘問所執非命圭朱子常覺其誤而欲改之偶未遑耳　瑑圭璋八寸聘璧琮八寸享以覜聘見考工記玉人之事條注瑑文飾也衆來曰覜特

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寳以聘可也　鞠躬入門時上揖下授升堂時足蹜蹜如有循將授時　按入門不敢趨進升堂不得攝齊汪說極與聘禮合執圭唯在此入廟門升堂時也聘禮後亦有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二語注云復記執玉異說盖上文已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賔賔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志趨謂審行步與此異也　曲禮執天子之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

妥之謂下于心　注手與心齊按升堂讓注云讓舉手平衡也　戰色戰而色懼也按鄭注戰色敬也視令義長

第二節　注發氣滿容按亭林曰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恵帝諱盈曰滿此當攺而不攺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首節　注飾領縁也按舉領以包袖祛

第二節　褻服當黒色

第四節　李云俗分朝聘祭服非是此包禮服常服言

耳盖此節眼目在裘字不在衣字故注云衣以裼裘又

云注言裼以包襲耳　裼與襲即是一衣袒而不盡覆

其裘則謂之裼盡覆而不使裘見於外則謂之襲禮注

以覆盖裼衣之美為充美此恐有微誤盖襲者藏也非

重也　表裘不入公門惡其褻也是褻裘不裼　蜡祭

亦用皮弁素服息民則黄衣耳

第五節　褻裘褻字對上朝聘祭而言

第六節　長孛讀本音

第七節　居謂褻裘

第八節　舉佩以包帶

第九節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𤋮連衣裳不異其色男子則深衣亦必具衣裳之象也　注裳用當作用裳至此為讀見朱子文集中答歐陽希遜書

齊必有明衣布章齊必變食　私箋云潔其口按不但潔其口而𤋮欲充其氣如王藻所謂朔食加於日食一

等是也

食不厭精章首節　注牛羊與魚之腥按牛羊與魚當作牛與羊魚此少儀之文也　腥是生肉　聶而切之為膾按禮記注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疏云謂先牒為大臠而後細切之　膾麤則食之不化矣此固必欲如是者也　不厭是言其工夫節度不可苟簡不在聖人心上說注中下一句乃補此非為口腹而欲如是當善會

第三節　割不正䔖說兼取邢疏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之意極是

第八節　祭於公以下文勢若自為一節者安溪先生文與上扇對　祭之明日尚有繹恐分其誠敬之心第一日無暇致膳與賜胙第二日又不可以諸父昆弟與煇庖翟閽同日故必待第三日乃遍也若出三日則留神惠而肉亦敗矣不宿肉亦兼為已將三日不可更稽也比君所賜可少緩當以是會之楊氏謂家祭可以宿

食矣似欠體貼　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
明日卿大夫曰賔尸與祭同日更考之

鄉人飲酒章第二節　郊特牲篇鄉人禓孔子朝服立
於阼存室神也注中後一說正非無稽

問人於他邦章　如親見便是誠不可泛言其禮　人
字不可放過聖人雖誠敬無所不在然亦未有非其人
而槩施也盖擇而後交久矣

君賜食章首節　注故不以薦句則餘當以頒賜矣句

私箋旁批並云不重按也須照管到此節注精密極矣

原本孔解邢疏而正席則采范太史義下二段則采楊

文靖公義逐字有發明

第二節　周禮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　玉

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

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上一段祭是客禮命之祭君不祭可知而仍先嘗君食

乃不敢當客禮也下一段則侍君而偶賜之食與禮食

異不為君所客者則君使膳宰自嘗羞而不先飯夫子本僅侍食而猶先飯者盖以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也

第三節　古人之堂東向北墻南牖病者本寢北墻下君來則遷於南牖下使君自東入堂南面視已則人臣雖病亦不失北面之意矣詳見四書叢說伯牛有疾章

朋友死無所歸章首節　注中當補云朋友以義合本不當殯之於家若其死無所歸而委之道路則義有不

足不得不殯意乃完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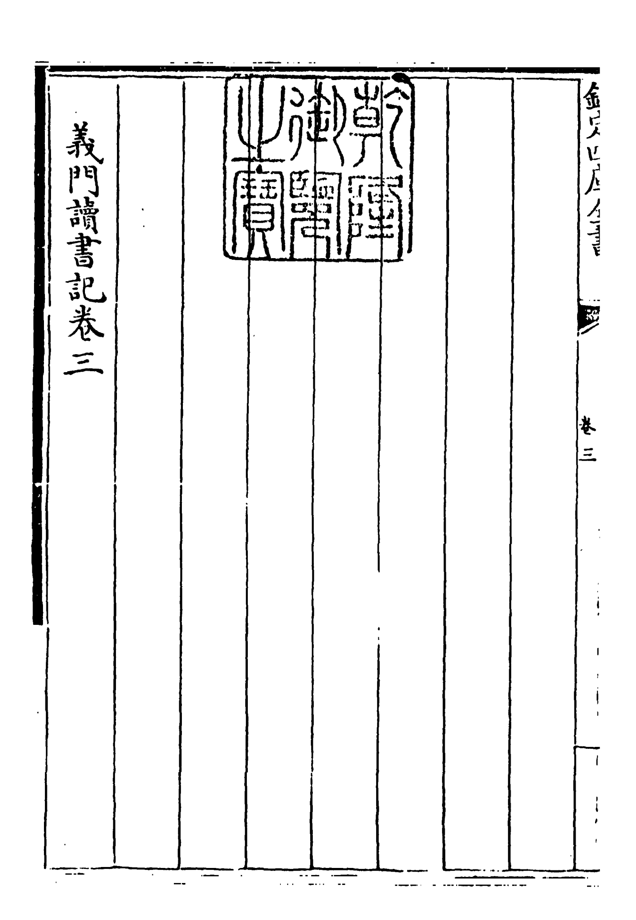
第二節　私箋云祭肉則拜正以形容車馬之不拜按義理如此不是空空形容

寢不尸章第三節　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按圖地圖籍名籍

第五節　左傳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疏云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害

色斯舉矣章末節　注梁橋也按令口外猶呼高嶺為

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疑非　共向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為一節注中仍謂色斯舉矣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即雉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首則辭意尤明者始於陳定宇近所用也三嗅而作定宇猶主不食之說既遇拱執亦不得語於見幾矣若取注中晁氏一條則可仍歸於遠舉之意



義門讀書記卷三